



歐洲整合的抉擇：一套共同 分析框架的建立

王宏仁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 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指出，試圖了解歐洲區域整合發展的關鍵不在於客觀因素的衡量(本體論結構)，而在於各種不同主觀因素的呈現(認識論途徑)。本文從折衷主義與馬賽克主義的分析觀點出發，類型化九種試圖解答歐洲整合發展過程與方向的行動者途徑，而這些途徑均共同回應一個關鍵問題：未來的歐洲該是一個怎樣的歐洲？其內涵為何？本文再將此九種途徑簡化為九種結構機制，透過不同機制的組合與呈現，試圖了解目前歐洲在經濟領域的整合成就，有多大的可能會進展到政治上的發展(包括軍事安全的合作、國家主權的解放、大一統歐洲思想的出現)。本文結論認為，強調主觀因素的目的並不在於預測歐洲整合的未來走向，而是在於藉由掌握主觀因素的類型，瞭解個人的抉擇與他人的互動過程如何可以影響客觀結構的限制，即便後者往往被視為是社會科學研究中幫助研究者建立人文知識科學化的利器。

關鍵詞：

歐洲整合、折衷主義、馬賽克理論、主觀因素、知識建構



壹、前言

誠如美國著名的政治科學學者史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早在 1960 年代初期就提及到，歐洲區域整合研究上的缺憾是，鮮少人注意到歐洲在區域經濟整合上的經驗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之間的關聯性，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性。¹ 換言之，對於像是霍夫曼這樣的美國觀察家，同時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的支持者而言，歐洲區域整合的發展能否視為是成功的，主要的判斷依據在於：其經濟上的整合過程與經驗，可不可能在最後(如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般)促成一種歐洲各國在政治議題上的合作，或者形成另一種形式的安全共同體。這裡必須注意的是，如果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立是所謂的成功案例，其「成功」之處也只是因為美國的角色干預讓其歐洲成員國暫時進行軍事與外交政策的結盟。換言之，如果美國這個因素除去，歐洲各國是否會真的願意一同合作來結成軍事同盟，這才是一個關鍵問題。因為，如果缺少霸權力量的干預仍可預見歐洲國家的合作，其背後的推動機制與因素為何，更是令人好奇。²

霍夫曼文章發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歐洲區域整合的發展情況早已超越他當時所觀察到的現象。例如，歐洲的區域整合發展已經不再只是侷限於技術性的、經濟性的整合，也慢慢擴張並涉及到外交、政治、安全領域的整合。2011 年剛成立的歐洲對外行動部(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EEAS)便是將之前歐洲委

¹ Stanley Hoffmann, "The European Process at Atlantic cross Purpose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 No. 2 (1964), pp. 87-91.

² 參見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第九章、第十章的討論。這問題也同樣在批評 Keohane 立場的討論中提及：參見，Joseph M. Grieco,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Limits of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Realist Theory,"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01-338.



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與歐盟理事會(EU Council)所屬外交政策相關部門結合起來的新機構。這項政治上的整合，主要目的便在於負責處理歐盟和歐盟以外國家的外交關係，以及提供全球或是區域相關的安全和人道問題協助。即便如此，霍夫曼當年觀察到的歐洲整合過程當中所出現的經濟整合與政治整合之間的鴻溝仍然存在：歐洲目前整合的重心仍然是關注在歐盟內成員國家的貿易、金融與相關制度發展的穩定程度，而對於新進成員國的要求，其中很重要的一項便是新進成員國的國內體制(即民主與經濟市場體制)是否能夠完全與其他歐盟國家的體制相契合，以及符合目前歐盟所設定的相關標準。³ 這與霍夫曼心中所認定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⁴議題上的合作，仍是屬於不同層次的整合過程。⁵

伴隨著歐盟(或是之前的歐洲共同體)所進行的擴展政策(enlargement policy)一包含會員國數量的增加以及經貿領域適用範

³ 請參見 *Eurobarometer*, “Public Opin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First Results,” (2012)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77/eb77_publ_en.pdf; 此外，土耳其作為一個新進的成員，是一個值得參考的案例。請參見 Michael S. Teitelbaum and Philip L. Martin, “Is Turkey Ready for Europe?”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3 (May/June 2003), pp. 97-111.

⁴ 對於持現實主義立場的霍夫曼而言，歐洲在經濟整合上的努力只能視為是低政治(low politics)的發展，或是說「最容易的」(the easiest ones): “None of this suggests that economic integration will fail. But it indicates that...the first steps may be the easiest ones: the bigger the functional scope of integration, the more interests members tend to see as vital are likely to be at stake—and the less smooth the process may become.” See Stanley Hoffmann, *op. cit.*, p. 89

⁵ 換言之，目前的整合程度，從霍夫曼所要求的高政治角度來看，都只是技術上、組織上，或是低政治像是經濟議題上的整合而已。要如何去區分、判別低政治與高政治整合之間的門檻，則又涉及到吾人如何定義「整合」此概念與其內涵的問題。例如，對於杜意奇(Karl W. Deutsch)來說，「整合」意味著歐洲公民間已經形成一種共同體意識(sense of community); 對海斯(Ernst Haas)來說，「整合」則代表一種公民對於原初國族主義的效忠轉移到一個新的超國家機制身上; 而對於林柏格(Leon N. Lindberg)，「整合」反而是對於國家獨立性的堅持表現。參見，Karl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Ernst Haa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Leon N. Lindberg, “Political Integration as a Multidimensional Phenomenon Requiring Multivariate Measure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4, No. 4 (1970), pp. 649-731.



圍的延伸—歐洲區域整合即使在經濟與市場上(所謂的低政治領域)也不是一帆風順。冷戰結束以來，新成立的歐盟大力推行單一市場與單一貨幣政策，希冀在歐洲整合的過程當中扮演觸發性的角色。但在這一段發展過程當中，卻引發許多成員國內民眾對於歐盟組織本身的反思，以及對歐洲未來整合的疑慮：到底歐盟這樣高度權力集中、決策過程封閉與單一的組織，是否會與歐洲民族國家(尤其是西歐與北歐)向來推崇的民主理念與目標相牴觸？⁶ 不同的在地國族主義對於「大一統歐洲」這樣理念的挑戰該如何解決？⁷ 歐洲整合的發展在配合擴張政策的執行之下，其界線與範圍到底是在怎樣的一個「歐洲」概念之中被界定？⁸ 遑論 2009 年開始延燒的歐元區危機所引發的個別歐盟國家銀行的資金不足需要援助，與個別國家赤字無法解決而必須由歐盟出面處理的情況。但也因此導致之後各成員國內政的不安，人民要求執政者負責下台，並且將罪過歸因於加入歐盟後的後遺症。⁹

從霍夫曼之前評論歐洲整合的成效只可能在低政治的經濟層面中展現，一直到歐洲內部由下而上對於未來歐洲整合的步調與方向提出反省，很重要的關鍵因素在於：不同的歐盟發展觀察者或是置身其中的實踐者、甚至是因歐洲整合發展而得利者或受害者，大家對於理解「歐洲」在未來應該是一個怎樣的觀念、內涵，持有不同的認知與期待。對於某些人像是霍夫曼，理解歐洲現在或未來整合的過程，其實就是等同於去理解民族國家如何克服國際關係之中，國家相互競爭與追求權力的問題。而對於某些人而言，理解歐洲未來整合發展則無異於去了解制度的建立，如何幫

⁶ Timothy Garton Ash, "Europe's Endangered Liber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 77, No.2 (March/April 1998), pp. 51-65.

⁷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Idea of European Un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8, No.1 (January 1992), pp. 55-76.

⁸ 畢竟，各國對於什麼是「歐洲」的想像或是概念，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一致過。參見，Paul M. Heywood, Erik Jones, Martin Rhodes and Ulrich Sedelmeier eds., *Developments in European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⁹ 從歐盟最近兩年的民意調查中發現，歐元區多數的民眾仍認為目前歐盟最主要的挑戰是在於處理經濟問題，而對於歐盟未來持悲觀與樂觀態度的比率仍是相當分歧的(46%悲觀對上 48%或 49%的樂觀)。見 *Eurobarometer, op. cit.*



助以及協調個別民族國家在國際政治環境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問題。更對於某些人而言，歐洲未來的整合應該是去拯救個別在地文化、歷史、風俗、民族特殊性、自主性等成分，以免於其在整合的過程當中被忽視或甚至被犧牲。換言之，對於歐洲現在或未來整合發展的認識，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客觀結構的存在問題，而是取決於歐洲之外或之內的人要如何解決、或選擇、或推動不同對於歐洲理解方式所產生出來的困境。¹⁰ 持續維持無政府狀態的情境、相信制度整合的力量、試圖解放民族文化的力量、抑或是還有其他的途徑？以下將先從折衷主義(analytical eclecticism)與馬賽克理論(mosaic theory)兩種分析框架作為本文討論的起點，並且將目前對於歐洲整合的理論論述類分成九種行動者途徑，再從此九種途徑發展出九種結構機制，試圖了解此九種機制之間的結合與競爭是如何可能影響到未來歐洲整合的發展。本文主要依賴二手學術文獻與歐盟官方資料，希冀對於歐盟整合發展的未來內涵能有部分經驗上的啟示。然而，更多經驗上的理論驗證還必須有待未來的相關研究來執行。¹¹ 最後，本文提供簡短的結論與分析。

貳、理論分析框架

針對歐洲整合發展過程所引發的問題與困境，不同的理論立場提出相應的解釋與分析，並試圖預測未來歐洲整合的可能走

¹⁰ 這裡所謂的「歐洲之外或之內的人」，可以是從最廣範圍的一般歐洲公民、關心歐洲整合的非歐洲公民，到最狹隘的歐盟議會或領導層級的決策者。然而，本文並不是以此兩者為分析對象，而是選擇各種不同由學者或政策觀察家所做出的理論分析或理解作為分析對象。這並不是要否定一般公民或真正決策者在歐洲整合發展中的重要性，更不是藉由學者的看法來當作樣本(sample)來理解某個母體意見。相反的，本文認為，各種理論分析或理解，絕非只是客觀的陳述分析，而是反映出某種社會脈絡、可能性，提供我們掌握或注意主要論述之外的其他發展線索。

¹¹ 特別在於，英、美兩國在歐洲整合的立場與其影響力，是本文所忽略的。仍待進一步的研究與探討。感謝匿名審查人在此點的提醒。



向。這些理論林林總總，至少包含了強調市場與經濟制度理性的新功能主與新制度主義、重視國家作為行為者的政府間主義、從非國家行為者來看待歐洲整合中治理問題的治理主義與政策網絡分析、利用發展中的社會關係與社會目的來解釋歐洲整合的歷史物質主義分析、推行理想型的歐洲聯邦主義者等等。這些由歐洲整合過程中所發展出來的理論，在不同的面向上還與國際關係理論中的自由主義、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結合，不但增加歐洲整合理論的多元性，也將理論的界線從區域的探討擴大到不同區域的比較以及普世性的應用。有人將這些多元的歐洲整合理論之存在，利用所謂的「馬賽克理論」(mosaic theory)¹²看待之，強調不同理論之間的觀察或分析，不該視之為競爭性的關係，而應該是強調他們彼此之間的對話，對於我們深入了解歐洲整合的互補性功能。在早先的文章中，魏娜(Antje Wiener)就提出這種馬賽克觀點對於消弭理論間無止境的辯論以及促進理論整合的重要性。¹³根據馬賽克理論的看法，理論的發展或形成不該是如同孔恩(Thomas Kuhn)科學革命史中所描述的典範競爭，只由一個單一理論所主導，也不該是如同拉卡拖斯(Imres Lakatos)所強調的理論間的相互否定是因為其理論假設上就帶有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le)的關係。這種馬賽克觀點運用到各種歐洲整合理論上的意義在於，¹⁴我們不該期待一種單一的、主導式的理論觀點可以獨佔現象的解釋權(不管他是現實主義、理性主義、功能主義或其他); 也不僅僅是某一種理論與另一種新理論的雙邊對話、進而被取代的進步史

¹² 所謂馬賽克理論，根據 Diez 與 Wiener 的定義是 “Its ‘mosaic-ness’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each approach can be seen as a stone that adds to the picture that we gain of the EU. This picture is likely to remain unfinished, as new approaches will add new stones to change the picture. To reiterate, our point is that rather than directly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each approach contributes to the emerging picture in its own limited way.” 參見， Diez, Thomas and Wiener, Antje, “Introducing the Mosaic of Integration Theory,” in Thomas Diez and Antje Wiener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ory*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8.

¹³ Antje Wiener,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uzzles and Promise,” *Constitutionalism Webpaper, ConWEB No. 5* (2006), pp.1-27.

¹⁴ 感謝匿名審查人在這此點的提醒。



觀發展過程(例如,新功能主義對於傳統功能主義的補充與取代);馬賽克理論觀點是強調多邊理論假設的對話與相互參照,讓原本看似相衝突的各個理論立場與假設,其實不是相互排斥的關係,而是可以彼此相互構成的建構關係。由於這種馬賽克觀點的討論是藉由討論建構主義在各種不同相對的國際關係理論辯論之間的橋樑角色所開始,具有某種實用主義的立場,本文將這種看法與國際關係理論中於晚近所提出的折衷主義(analytical eclecticism)視為是相同的理論立場。¹⁵一直在倡導折衷主義的美國學者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就提到,對於什麼是折衷主義的第一個解釋便是,這是一種彌補現有(國關)理論不足的分析框架。¹⁶對於卡贊斯坦而言,目前現有的主要國際關係理論—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都各有擅長的分析對象(例如,現實主義偏好物質性的安全分析、自由主義偏好行為性的經濟分析,建構主義偏好文化上的理念分析),但卻彼此之間陷入永無止盡的形上學辯論,互不相讓。久而久之,這便忽略了真實問題的所在,以及解決實際問題的需求。換言之,對於折衷主義而言,任何一種理論本身都有其擅長與不擅長之處、有其刻意關注與因此而忽略之領域。如果我們要瞭解問題的全貌,不能只仰賴單一的理論工具,而是應該利用各種理論工具的優勢之處,截長補短,以求解決特定的問題。

本文對於歐洲整合的探討便是從馬賽克理論與折衷主義的立場出發來理解歐洲區域整合的發展及現況,將歐洲整合視為一個複雜的有機體,其存在與樣貌端賴各種不同的主觀理解而呈現

¹⁵ 感謝匿名審查人在這一點的批評。但本文並不認為,「(馬賽克理論)其亦僅是用馬賽克來形容各種整合理論相互影響融入而成之一更大的分析架構之特色與過程,並非如 Katzenstein 所提之分析折衷主義是有一套具體的分析框架」。本文認為,由蒂茲(Thomas Diez)與魏娜所提出的馬賽克觀點以及卡贊斯坦所提出的折衷主義,剛好是歐洲大陸與北美學派共同對於國際關係理論中三大辯論潮流的個別回應。兩邊對於不同理論學派的差異性,均看做是不同情境或問題意識的結果;兩邊強調理論間共通性的對話可能,均具有某種實用主義的精神。因此,在理論立場上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¹⁶ Peter Katzenstein, "Regionalism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7, No.3 (2007), pp. 395-412.



出來。¹⁷ 但是，這兩種理論觀點的共同缺陷在於，其最初建立的目的都是在於回應與解決國際關係理論中主要派別之間的衝突與矛盾問題，特別是在於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因此，他們的理論假設往往被侷限在這三大主義所關注的對象身上，例如權力、利益、或是理念。這樣的分析框架是偏頗的、以及僵化的。本文並非要去否定三大理論所關注對象的存在意義與重要性，而是希望建立在他們研究課題的基礎上，再去擴充既有的分析研究架構，讓更多的因素被考慮到共同的分析架構中。先讓共同分析的框架是建立在可擴充的基礎之上，然後再到經驗世界中(例如歐洲統合的發展)來驗證此框架的有效性。本文雖無意建構一套宏觀的、普世皆準的預測性理論(或是一種將所有既有理論加總起來的綜合性理論)，但是希望結合與利用各種不同理論面向的探討來呈現研究對象的複雜面貌，藉此避免因為追求理論的簡約性(parsimony)而失去瞭解研究對象多元性質的機會。¹⁸ 即便如此，本文試圖採用不同於馬賽克理論或折衷主義的切入途徑來瞭解此多元性質：¹⁹ 本文認為，由於歐洲區域整合的發展一直以來就是試圖回答「甚麼是我們要的未來歐洲？」這樣一個問題，因此，

¹⁷ 換言之，本文無意去爭論本體論上的問題，而是將歐洲區域整合的發展從認識論上的角度來探討，進而將各種對於歐洲整合所做出的理論或是詮釋，放置於同一個共同分析的框架之下討論。

¹⁸ 關於理論的簡約性問題，見 Gar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qui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0.

¹⁹ 馬賽克主義是從理論的性質來區分兩種面向並得到九種組合：第一個面向為從理論的功能來看，我們可以將理論區分為(1)解釋性的或理解性的功能、(2)理論作為描述性與分析性的功能，以及(3)理論作為批判與規範性的功能。第二面向為理論所面對的對象或領域，可以區分成(1)政體、(2)政策、以及(3)政治。相對而言，折衷主義主要是關注現實問題中的三種面向，這三種面向其實是從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自由主義、以及建構主義所援引而來，包括物質的面向、行為的面向，以及理念的面向。有學者則將此三種面向延伸，變成是「權力面向」、「制度面向」、「觀念面相」的系統化交叉配對，可以得到七個面向，包括權力面向、制度面向、觀念面向、權力—制度面向、制度—觀念面向、觀念—權力面向，以及權力—制度—觀念面向。參見，巨克毅、李玫憲，「國際關係折衷主義研究途徑的新思維：中東歐區域安全個案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39 期 (2012 年)，頁 123-162。



不同的觀察家或理論者所觀察到的歐洲區域整合發展其實都是反應出不同行動者(agent)利用不同資源、工具或途徑來達到某種理想型的歐洲整合目標。²⁰換言之，在理念與現實差距的驅動下，個別行動者有足夠的動機去追求某種合理的歐洲區域整合的理想型態：即，對於歐洲整合的理念層次，至少有三種選擇，一種是以利益為導向的合作型態，另一種為以權力為導向的競爭型態，最後一種則為價值觀導向的身分型態。這三種型態構成本文分析框架中的理念層次，即行動者所欲追求的目標。²¹為了追求此三種型態的目標，在實踐上也同時有三種渠道，一種是向上整合的歐盟制度層面(在此簡稱制度)，另一種是中間層次的歐盟成員角色(在此簡稱為國家行為者)，最後一種則是基礎層次的歐洲各民族所構成的特有文化社會力量的實踐方式(在此簡稱為社會力量)²²。(表一)

表一、行動者透過理念與實踐共構所得出的九種歐洲整合發展途徑

理念層次(Ideal type) 實踐層次(Practice)	利益合作 (Cooperation for interest)	權力競爭 (Competition for power)	認同追尋[Pursuit of (new) identity]
制度(Institution)	(1)	(2)	(3)
國家行為者(State actors)	(4)	(5)	(6)
社會力量(Social forces)	(7)	(8)	(9)

來源: 作者自製

²⁰ 此處的行動者(agent)，是牽涉到社會科學理論中長期辯論的行動者與結構之間的關係。其中的行動者，可以理解為任何具有目的性的行動者、參與者(purposeful actors)，這包含人類與其所組成的機構。詳細討論，參見，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Summer, 1987), pp. 335-370.

²¹ 這三種選擇，是借用自馬賽克觀點與折衷主義所共同關注的權力、利益、認同三種因素。

²² 感謝匿名審查人對此項分類的建議。



參、九種行動者途徑

由理念層次與實踐層次的組合可以得到九種不同途徑，均試圖回答「甚麼是歐洲?」，也就是「甚麼是未來歐洲整合後的發展樣貌?」這樣的問題。下面就個別的途徑進行說明:

第一種途徑認為，未來的歐洲整合應該是根據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與各種合作的方向發展，依賴的就是制度上的整合來驅動。這裡的「制度」，可以包含資本主義市場或是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一種資源分配的場域。在新功能主義的理解中，此場域是被視為一種動態的過程(process)，而不僅僅是僵化與固定的限制條件。²³ 這個「過程」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國家和國家之間的某些政策領域中(特別是經濟方面的領域)，政策之間彼此會有依賴性而發展成彼此互相調整、協調、整合的過程。這之中當然會需要政治菁英去推動與協調，漸進地將彼此原本差異性的政策或系統可以整合在一起，並且最後建立起一個超國家體制機構(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²⁴ 在歐洲區域整合的概念上，之所以國家和國家之間在不同政策領域間的協調可以發展到體制間的整合，並最後產生一個超國家的體制，是因為有一個外溢(spillover)的機制。²⁵ 這個外溢機制在預設上已經假定，簡單的政策合作效果可以擴散到複雜的政策合作、可以從所謂低政治的經濟領域合作發展到高政治的軍事外交領域的合作、或是從單純的功能性整合擴散到政治性的整

²³ Ernst Bernard Haa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²⁴ 這其實涉及到從政府間主義到超國家主義的變相過程。感謝匿名審查人對此點的提醒。但是，從目前歐盟統合的經驗來看，此變相過程是倚賴政府間主義的自我克制以維持個別國家與超國家機構之間的和諧關係，而非超國家主義取代政府間主義的一個變相過程。

²⁵ 此外溢機制為新功能主義所主張的外溢效應。而接下來各點所分析的「機制」因素，將於本文的第四部分中進一步視為結構性因素。感謝匿名審查人對此點的提醒。參見，Ernst Haas,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opean and the Universal Proc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15, No. 3 (1961), pp. 366-392.



合。關鍵在於，其中的參與者因為透過經濟整合的過程而獲利，為了要維護此利益，必將支持其他方面(例如政治方面)的整合(否則其政治分立的成本將大於政治整合的成本)。

第二種途徑認為，歐洲未來區域整合的方向，只會朝著國家競奪權力的結果來發展。目前所看到的國家間經濟合作與整合，以及超國家體制的成立，都只是幫助個別國家可以在最後相互競爭的戰場上面，進一步提升自我的實力與權力的資源。²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最多可以看到國家之間的「整合」，但是不代表國家之間可以「合作」。而在歐洲區域整合的議題上，歐洲國家和國家之間目前的經濟政策合作之所以無法導致國家之間在跨越國家層次上進行完全的政治合作(或甚至反而是回到國家之間的競爭狀態)，是因為差異性邏輯 (logic of diversity) 的機制，²⁷促使國家和國家之間只會在經濟利益上短暫的團結在一起並合作，但是在攸關國家安全或是外交關係上的問題則是偏向注意彼此的差異性以及相對權力的增損，因而合作只會是臨時性(*ad hoc*)的結盟，很容易退回到彼此競爭的局面，以求自保。

第三種途徑認為，各個國家之內的政策與制度調整，在透過加入歐洲整合的發展過程中，其實顯現的是一種個別國家和超越國家的歐洲組織層次之間的共享價值，包括對於民主制度或是資本市場機制的認同。在此過程當中，個別國家對於歐洲整合過程中所崇尚價值的認可，並不是如同第一種或是第二種嘗試所以為的偏好改變、或是對於「利益」的重新定義與規劃而已。在第三種嘗試的理念層次上所假定的是一種對於「身分」(identification)的追求，即一種需要更大的群體(例如超越國家層次的歐盟)的認

²⁶ Stanley Hoffmann, *op. cit.*

²⁷ 差異性邏輯的概念，最早是由霍夫曼提出，用以對比歐洲整合主義者所提出的整合邏輯(logic of integration)。後者認為，由於社會網絡的日益相互依賴性增加以及菁英者對於超國家主義的推動，會迫使歐洲各個民族國家毫無選擇地被整合在一個大歐洲的框架內。但是霍夫曼的差異性邏輯卻指出，國家間的差異性情況卻限制住整合過程中所產生的外溢效益，讓一個領域中的整合不見得可以同時帶動其他領域的整合，反而可能加深或創造出新的差異性。參見，Stanley Hoffmann, "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Fate of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ase of Western Europe," *Daedalus*, Vol. 95, No. 3 (Summer, 1966), pp. 862-915.



可。從建構主義的觀點而言，透過由下往上、由具體政策到抽象制度面的交流與整合，可以讓行為者之間培養出共享的認同與價值觀，仰賴的便是「內化」(internalization)的機制：「就制度層面而言，一個成功的內化是指上層共同體或社群中最基礎的規範整合到國家的體系中，並且翻譯進入穩定的國內法之內」。²⁸

第四種途徑會認為，歐洲區域整合在超越國家主權之上形成某種合作形式(不論是低政治的經濟議題或甚至是高政治的安全議題)是很有可能。前提是，合作的結果完全取決於國家和國家之間討價還價的理性過程。例如，對於主張自由國家間主義的觀察家而言，歐洲共同體或是現在的歐盟內國家之間的合作關係，就可以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论來解釋：「政府們首先定義一連串的利益，然後為了要實現這些利益，政府間會彼此談判與討價還價...國內偏好的形成反應了國家政府們所認定的政策協調下的利益(需求面)，而國家之間的策略互動過程則定義了歐洲共同體政治系統對於不同國家政府的施壓做出可能的政治反應(供給面)」。²⁹ 在此種情況之下，「國家—社會」的關係構成個別國家在政策上的偏好，成為推動國家間談判與討價還價的關鍵機制。³⁰

第五種途徑則是認為，歐洲整合從 1960 開始到現在為止並沒有經歷過太大的變革。雖然歐洲國家選擇了透過制度協調的方式在經濟體制上合而為一，但並沒有真正將各自的主權權力完全授予類似中央政府的歐洲共同體或是歐盟。國家仍是主要的行為者。國家仍在積極爭取與擴大自我的權力與利益，希望藉此獲得安全性。在此情況之下，歐洲的區域整合發展只不過是證明了一種國家選擇：歐洲國家在理性考量下權衡各種可能保護自身安全的方式，選擇以整合或是合作的方式來共同抵禦威脅。從結構現

²⁸ Frank Schimmelfennig,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2/3 (1998), p. 211.

²⁹ Andrew Moravcsik, "Preferences and Power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t Approach,"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1, No.4 (1993), p. 481.

³⁰ 此機制的基本假設為，國家—社會之間的關係是在一個民主法治的政治系統內所成立，社會之於國家就如同委託人(principal)對於代理人(agent)的委任關係。參見 Andrew Moravcsik, *op. cit.*, p. 483.



實主義的角度來看，歐洲整合的關鍵機制還是在於權力平衡 (balance of power) 的原則：「歐洲共同體的成立，最多只能理解為是一種對於戰後權力分配的回應罷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歐洲國家們在政治或軍事事務上有所合作，他們也並沒有真正嚴肅認真地要成立一個政治或軍事的共同體」。³¹

第六種途徑則是認為歐洲區域整合的發展體現了國家權力與道德之間的辯證關係。換言之，國家在權力的運用上並不是一種單純的自利追求或權力殺戮，而是有道德承諾去共同追求某種穩定秩序。³² 從這個角度來看，不管是歐洲共同體、歐盟、國際主義、全球秩序等等，都是國家在追求的一種道德目標、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情境。而國家的本質也不再只是冷冰冰、過度理性或是功能性的行為體，反而是「應該」具有社會責任與道德感的。至於怎樣的道德目標或是共同秩序是可以為每個國家所視為妥當與接受的，則必須要由國家間相互建立共識，包容由權力所定義的國家與道德所定義的烏托邦秩序之間的衝突。在此框架下，一個理想的政治秩序必須是一種權力與道德相互妥協或讓步的結果。³³ 相對的，驅使國家朝向共同秩序邁進的機制，便是仰賴權力與道德之間的辯證關係。³⁴ 這個辯證關係成了人類歷史進步的動力，進而產生了歐洲在戰後的改變 (change) 或轉變 (transformation)。同樣的，失去了權力這個媒介，一個道德的理想秩序也無法達成。

³¹ Sebastian Rosato, "Europe's Troubles: Power Politics and the State of the European Proje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4 (2011), pp. 47.

³² Daniel Kenealy and Konstantinos Kostagiannis, "Realist Visions of European Union: E. H. Carr and Integration,"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1, No.2 (2013), pp. 221-246.

³³ Daniel Kenealy and Konstantinos Kostagiannis, *op. cit.*, footnote 37.

³⁴ 人權研究者發現，理性計算與道德關懷可以是兩個同時促成行為者合作的獨立自變項。理性抉擇者可以藉由社會化、溝通、或是爭辯的過程，對於特定的人權價值觀有所遵守。例如，像是歐盟的執行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 或是其他非政府國際組織，提供了國際運動倡導者定期與政府人員交流的平台，藉此將理性的考量與規範性的考量同時放入到歐盟的政策當中。感謝匿名審查人對此點的提醒。參見，Colette Chabbott, "Development INGOs," in J. Boli and G. M. Thomas eds., *Constructing World Culture: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ince 187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22-248.



第七種途徑認為國家作為一個行為體已經在歐洲整合的過程當中被證明失去保護公民的經濟或政治權益的能力。換言之，國家已經不是主要的行動單位，吾人應該將注意力放在非國家行為者身上，例如菁英或是其他社會力量對於歐洲整合過程的影響。在此整合過程當中，類似國內憲法體制的建立成為首要的目標：從聯邦主義(federalism)的立場而言，任何體制的存在(包含國家)，都應該是為了可以充分保護人民的財產與自由。然而，國家主權這個東西「會太過於狹隘而不能保護共識，同時也太過於縱深以至於無法開啟一個通往和平的同盟道路」³⁵，所以應該被逐漸以聯邦體制所取代。在此新體制中，權力是根據權力分立的原則由一個所謂的聯邦政府(例如歐盟)與其組成的單位(例如國家或者公民)來共享。在這個歐洲整合朝向聯邦體制發展的過程當中，最重要的倒不是歐洲已經完成多少的經濟整合成就，而是去觀察如同伯吉斯(Burgess)所提到的某種持續的聯邦理念如何會在歐洲的政治整合過程中發揮效用。要讓此聯邦理念發揮效用的機制便是落在一般大眾對於此聯邦理念的理解與持續推動，動員任何力量讓此歐洲政治聯盟可以「由下而上」的被建立起來。如同推動歐洲整合的聯邦主義之父史匹尼里(Altero Spinelli)與羅西(Emesto Rossi)於《文托泰內宣言》(The Ventotene Manifesto)中提到：

With propaganda and action, seeking to establish in every possible way the agreements and links among the individual movements which are certainly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formed in the various countries, the foundation must be built now for a movement that knows how to mobilize all forces for the birth of the new organism which will be the grandest creation, and the newest, that has occurred in Europe for centuries...If a sufficient number of men in the main European countries understand this, then victory will soon fall into their hands,

³⁵ Jean Monnet 之言，引用於 Michael Burgess, "Introduction: Federalism and Building the European Union," *Publius: The Journal of Federalism*, Vol. 26, No.4 (1996), p. 2.



since both circumstances and opinion will be favourable to their efforts.³⁶

這篇宣言其實想要表達的是一種泛歐洲主義的理想。當時的歐洲 (1941 年) 正處於德國希特勒法西斯主義侵襲整個歐洲大陸之時, 因此, 泛歐洲主義所堅持的「由下而上」的歐洲整合推動, 並不是要以民族國家為單位, 而恰恰相反的是, 希望歐洲民眾可以體認到一個跨越民族的泛歐洲單位, 才是最有利於整個歐洲的民眾與社會。當時的美國聯邦制度恰恰是這些泛歐洲主義者心中理想效法的對象。雖然這股泛歐洲的聯邦主義聲音最後無疾而終, 並沒有在歷史上獲得實現, 但是我們可以說, 之後的歐洲共同體成立, 或多或少是受到這些泛歐洲主義運動者的啟發與影響。³⁷

第八種途徑則是認為歐洲區域整合的過程還是脫離不了現實主義理論所認為的無政府狀態與地緣政治, 即, 政府之間的衝突與合作仍然為求權力最大化以確保個別的國家利益或安全。但「國家」這個名詞太過空泛, 真正決定或定義所謂國家的利益或是偏好的, 則可能是國家內的不同社會力量, 或甚至是國家菁英。這些社會力量或國家菁英透過不同場合或是管道, 經過辯論、討論、協商等等的過程, 才有辦法將所謂的個別國家利益或是安全動機具體化到一個歐洲聯盟的層次, 並形成實際執行的政策。例如, 歐盟在里斯本條約 2009 年 12 月 1 日生效之後成立一個「歐盟對外行政總署」(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EEAS)。表面上來看對外行政總署統一了歐盟對外外交與安全事務的決策與立場, 但

³⁶ Altiero Spinelli and Ernesto Rossi, "The Ventotene Manifesto (1941),"

<http://www.federalists.eu/uef/library/books/the-ventotene-manifesto/>

³⁷ 感謝匿名審查人針對聯邦理念與其機制的指教。本文在此處是希望強調這些不同於國家力量的社會力量, 在推動歐洲統合過程中由下而上的角色。這些主張泛歐洲統一的運動領袖, 例如史匹里尼與羅西, 雖然所創立的歐洲聯邦運動組織最後並沒有真正成功實現美國聯邦制度在歐洲大陸的實行, 但是這些推動的過程以及其所相隨的泛歐洲國家理念, 勢必對後來的歐洲共同體產生某種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力。參見, Roberto Castaldi, "A Federalist Framework Theory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Research Paper, Centro Studi Federalismo (2007), pp. 1-93.



實際上，決策過程中必須照顧到個別國家的主權立場。此外，根據莫拉夫奇特(Andrew Moravcsik)的研究，雖然經濟利益因素與地緣政治因素同時對歐洲整合的過程造成影響，但是，在幾乎超過半數的談判案例中可以發現到，地緣政治以及意識形態等因素對於個別國家談判者在談判過程與結果的影響上，常常扮演重要的因素：如果沒有對於俄羅斯與德國的權力平衡需求與想像，歐洲在很多政策或制度上的整合恐怕不會是我們今日所見到的情況。³⁸ 在此情況中，歐洲整合的機制是出現在是否各國菁英或代表能夠達成外交協調(diplomatic coordination)的結果。

最後一種針對歐洲區域整合的途徑則是去觀察非國家的因素，例如社會力量或是目前的政治體系如何去影響個人對於身分的想像。例如，從建構主義的角度而言，歐洲公民在歐洲經濟整合的過程中開始意識到有兩種公民身分，包括個人原有的國族身份以及新增的「歐洲人」身分。此兩種身份是在一連串的溝通與辯論過程當中慢慢形成，並同時鞏固了一種新產生的歐洲公民身份的「規範」。³⁹ 此規範在傳統的歐洲統合研究中可能只是一個需要被解釋的應變項(比如視作為個歐洲國家協調與折衝後的政策結果)。但是，在以觀察權力分散、主權共享的治理理論的研究脈絡中，歐盟政體與其相關衍生出來的規範，則可以同時視為獨立的自變項，回過頭來形塑政策過程，甚至影響人們對於自我與國家、自我與歐盟共同體之間的關係想像。在此歐洲的整合路徑上，歐盟的規範從應變項轉換成自變項，端賴是否個人在相關的政策參與過程當中發生量化(策略性的、重視物質利益)到質化(重視價值觀或規範)的轉變機制。

³⁸ Andrew Morav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37, and p. 474.

³⁹ Jeffery T. Checkel,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Integr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6, No.4 (1999), pp. 545-560.



肆、九種結構機制

以上是九種行動者對於歐洲區域整合發展的不同嘗試途徑，而以下的表二則為行動者可能被受制的九種結構機制。連接前者(表一)與後者(表二)的內在邏輯，是建立在結構過程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對於行動者(agent)與結構(structure)兩者在本體論上的主張，即，行動者與結構在本體論上是相互依賴的；行動者雖然可以是結構的產物，但結構也同時是行動者實踐的結果，兩者因此是相互建構以及相互決定的。⁴⁰本文在此利用結構過程理論的概念與假設，將表一呈現為行動者對於歐洲未來的各項嘗試途徑，而表二則欲顯示行動者所受制的結構性因素(在此稱為結構機制)。

表二、行動者在理念與實踐過程中所受制的九種結構機制

理念型(Ideal type)	利益追求 (Cooperation for interest)	權力競爭 (Competition for power)	認同追尋[Pursuit of (new) identity]
實踐(Practice)			
制度(Institution)	(1) 外溢效益 (Spillover)	(2) 差異性邏輯 (Logic of diversity)	(3) 內化 (Internalization)
國家行為者(State actors)	(4) 國家-社會模式(State-society model)	(5) 權力平衡 (Balance of power)	(6) 辯證 (Dialectic)
社會力量(Social forces)	(7) 社會參與 (Social participation)	(8) 外交協調 (Diplomatic coordination)	(9) 策略-規範間轉移(Strategy-norm shift)

來源: 作者自製

⁴⁰ 對於行動者與結構之間的辯證關係，以及結構過程理論的詳細討論，請參見，Alexander Wendt, *op. cit.*



羅列出此九種結構機制並不是表示機制與機制之間總是獨立發展、毫不相干。相反地，雖然九種機制之間來自於不同的目的與實踐方式，卻又是彼此之間環環相扣、相互影響與彌補。如果以這種方式來理解各種不同對於未來歐洲可能發展途徑的主觀想像與詮釋，則會發現，彼此之間在認識論上的差異性並不必然會導致本體上的排斥性。換言之，一個對於歐洲區域整合發展的共同研究框架要能成立，必須將注意力放在主觀認識論的層次上討論，而非捲入本體論的爭辯。這個好處在於，本體論的爭辯只會造成各種不同主觀理解的衝突與互斥；相對的，認識論上所發展出來的共同框架則是讓各種不同的主觀理解可以在相互學習彼此相異的情況下進行調整，達到所謂真正整合的方向。

九種機制的相互關係與連結，我們可以分別從橫向與縱向的角度切入，分別說明。以第一個橫向而言，外溢效益⁴¹的成功本來就在於先在簡單、可行的領域中進行整合，並且呈現出新問題、新差異，然後再產生解決問題的動機，進入到另一個階段的整合。換言之，在外溢效益的過程中是相當歡迎差異性的出現。而差異性邏輯的存在自然而然就成為外溢效益的一個重要驅動力。至於「外溢效益」加上「差異性邏輯」能夠走到怎樣的整合發展(比如僅僅是停留在經濟領域的整合，抑或是可以克服政治整合與經濟整合之間的分野而進入到整個以歐洲為想像共同體的歐洲政治整合階段)，則必須端賴「內化」⁴²在外溢效益與差異性邏輯之間的角色是如何發揮作用。

以第二個橫向而言，國家之間的權力均衡往往包括許多面向的作用，而不僅僅是軍事力量的平衡。或即使是最後在高政治上是以物質性的軍事力量作為競爭的標準，但是經濟力量的累積與發展本來就是提供軍事力量的重要來源之一。換言之，歐洲國家在透過區域整合的過程當中，如果是為了爭取最後的權力平衡與安全，其實也是在一種同時爭取經濟利益的過程當中發生，無法避免地就必須涉及到個別國家如何回應其國內社會的要求。而在

⁴¹ 參見註釋 25。

⁴² 參見註釋 28。



此回應過程當中，也同時將「國家-社會」之間的關係帶入到國家間在政治權力之間的競奪關係。至於此競奪關係會赤裸到怎樣的地步(換言之，會多大程度阻礙從經濟整合轉變至政治整合的過程)，則端賴「辯證」機制能否有效地喚起個別國家在權力(比如涉及民族獨立性)與道德(比如涉及社會福祉)兩者之間進行思考、找出適當的平衡關係。如果此平衡關係可以出現，則目前的歐洲經濟整合發展是有可能過渡到政治統合的領域上。反之，一個歐洲的政治整合將不會預見。

以最後一個橫向而言，菁英式的「外交協調」的確在設計上可以很容易規避民主社會的監督與壓力，而純粹訴諸地緣政治或個人的意識形態。然而，從另外的角度來看，沒有理由不將各國的精英代表也視為某種社會力量的參與，或是，各國菁英也是會有需要回應各自國內的社會輿論壓力與意見，不見得只是獨斷獨行、理性算計的代表。「社會參與」與「外交協調」分別代表了對於傳統國家公民政治身分的新想像與策略性的地緣政治。因此，歐洲的區域整合如何可能從經濟層面進入到實質的政治整合，還必須仰賴「策略與規範轉移」的機制⁴³在「社會參與」與「外交協調」兩者之間發揮效用。只是，由於個別國家之中存在不同文化歷史的記憶力量，若要從一個地緣政治的經濟整合昇華到大一統歐洲的認同想像，以目前的發展而言，任何可能的政治整合只會是兼容國家身分與歐洲身分的雙重秩序想像。

九種機制的相互關係若以縱向而言，則會發現涉及到下層的社會或個人、到國家行為者、以及上層的宏觀體制。至於發展的方向，則不限於由下而上的推動，也同時包含由上而下的影響。以第一個縱向而言，社會力量的參與多寡其實就會影響「社會—國家」之間的關係，這也會影響經濟整合在外溢的過程中是否繼續朝向政治整合，抑或是停留在經濟整合的領域。

以第二個縱向而言，體制上的多元邏輯以及歐洲國家之間的

⁴³ 此「策略與規範轉移機制」主要呼應表一中的第九項行動者途徑，轉移的發生端賴行動者如何開始從策略性的物質利益計算，提昇到對於道德規範的考量。



傳統權力均衡遊戲，很容易會限制住目前既有的經濟整合發展或是對於消弭國家疆界的想像。所以當各國外交菁英也都習慣以從權力平衡的邏輯出發來思考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時，這三種機制的呈現將會對於歐洲經濟整合邁向政治整合造成最大的阻礙。

以最後一個縱向而言，以權力或利益為中心的策略在朝向以規範或價值為主導的轉變過程，其實就涉及到一種辯證過程，試圖取得一個新的平衡狀態。以目前的情況而言，歐洲整合過程當中發展出來的新身分或價值觀，的確透過制度化的方式(例如統一的歐元幣值使用、出入歐洲各國海關時對於歐洲人、非歐洲人的護照區分等等)將某些非傳統國家的觀念內化到制度層面。雖然這離歐洲在政治上真正的整合還有一段距離，但是當策略性思考的轉變、辯證、與制度性內化都出現時，相對於其他情況而言，一個政治上的歐洲整合卻仍是比較可以期待的。

伍、結論

本文試圖說明的是，雖然歐陸發展出來的馬賽克觀點與北美學界發展出的折衷主義，已經將原先主流理論間的辯論，成功導向於綜合性、全面性的思維方式，並且以實際問題(為非單一理論假設本身)作為研究議程的探討對象。但是，兩者共同的侷限性還是在於，其分析框架受限於原先既有的主流理論假設與概念，並且過於僵化與靜態。本文在前兩者的分析框架基礎之上，提出九種行動者途徑與九種結構機制。除了藉此擴充吾人在瞭解歐洲整合上的分類型態之外，也藉由過程分析的方式，動態地看待行動者在理念與實踐之間的選擇意義、行動者與結構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以及主客觀因素同時並呈的可能性。在瞭解歐洲未來的整合與發展方面，本研究並無法藉由單一因素的探討來預測未來歐洲整合是否會由經濟領域走向政治領域。主要的問題在於，如果本文的主張是正確的，則歐洲的整合發展原本就不必然是遵循線性史觀的路線(比如由經濟到政治、由民族國家到超國家)。因



為真正的情況可能是各種情形並存，如同本文所顯示的九種途徑與機制。途徑和機制之間相互影響，一直是處於一種正在發展的過程狀態之中，某個時刻與情境之下可能是某些途徑與機制的組合處於主導地位，但另一些時候可能變成是其他的途徑與機制組合佔主導優勢。因此，本文所發展出的類型性分析框架(表一與表二)提供了未來經驗研究的可能研究對象，進一步去探討何種途徑與機制的組合會在何種情況之下佔主導優勢，而此主導優勢可能有利於或不利於歐洲未來的經濟/政治整合內涵。



參考文獻

中文

巨克毅、李玫憲,「國際關係折衷主義研究途徑的新思維: 中東歐區域安全個案分析」, *全球政治評論*, 第 39 期 (2012 年), 頁 123-162。

英文

- Ash, Timothy Garton, "Europe's Endangered Liber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 77, No.2 (March/April 1998), pp. 51-65.
- Burgess, Michael, "Introduction: Federalism and Building the European Union," *Publius: The Journal of Federalism*, Vol. 26, No.4 (1996), pp. 1-16.
- Castaldi, Roberto, "A Federalist Framework Theory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Research Paper, Centro Studi Federalismo (2007), pp. 1-93.
- Chabbott, Colette, "Development INGOs," in J. Boli and G. M. Thomas eds., *Constructing World Culture: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ince 187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22-248.
- Checkel, Jeffery T.,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Integr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6, No.4 (1999), pp. 545-560.
- Deutsch, Karl W.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Diez, Thomas and Antje Wiener, "Introducing the Mosaic of Integration Theory," in Thomas Diez and Antje Wiener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ory*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Eurobarometer, “Public Opin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First Results,” (2012),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77/eb77_public_opinion.pdf.

Grieco, Joseph M.,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Limits of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Realist Theory,”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01-338.

Haas, Ernst Bernard,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Haas, Ernst Bernar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opean and the Universal Proc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15, No. 3 (1961), pp. 366-392.

Haas, Ernst Bernard,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Heywood, Paul M., Erik Jones, Martin Rhodes and Ulrich Sedelmeier eds., *Developments in European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Hoffmann, Stanley, “The European Process at Atlantic cross Purpose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 No. 2 (1964), pp. 87-91.

Stanley Hoffmann, “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Fate of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ase of Western Europe,” *Daedalus*, Vol. 95, No. 3 (Summer, 1966), pp. 862-915.

Jachtenfuchs, Markus, “The Governance Approach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9, No. 2



(2001), pp. 245-264.

Katzenstein, Peter, "Regionalism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7, No.3 (2007), pp. 395-412.

Kenealy, Daniel and Konstantinos Kostagiannis, "Realist Visions of European Union: E. H. Carr and Integration,"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1, No.2 (2013), pp. 221-246.

Keohane, Robert O.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King, Garry,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qui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Lindberg, Leon N., "Political Integration as a Multidimensional Phenomenon Requiring Multivariate Measure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4, No. 4 (1970), pp. 649-731.

Moravcsik, Andrew, "Preferences and Power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t Approach,"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1, No.4 (1993), pp. 473-524.

Moravcsik, Andrew,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Rosato, Sebastian, "Europe's Troubles: Power Politics and the State of the European Proje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4 (2011), pp. 45-86.

Schimmelfennig, Frank,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2-3 (1998), pp. 198-234.

Smith, Anthony D.,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Idea of European Un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8, No.1 (January 1992), pp. 55-76.



- Spinelli, Altiero and Ernesto Rossi, “The Ventotene Manifesto (1941),” <http://www.federalists.eu/uef/library/books/the-ventotene-manifesto/>
- Teitelbaum, Michael S. and Philip L. Martin, “Is Turkey Ready for Europe?”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3 (May/June 2003), pp. 97-111.
- Wendt, Alexander,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Summer, 1987), pp. 335-370.
- Wiener, Antje,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uzzles and Promise,” *Constitutionalism Webpaper*, *ConWEB* No. 5 (2006), pp. 1-27.



EU Integration: Establishing A Common Analytical Framework

Hung-jen W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uthor notes that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does not lie in the evaluation of objective structure (i.e., **the ontological structure**) **leading to a linear and predicting evolution from economic integration to ultimate political integration**; but, **such understanding has to be embedded** in various subjective discourses (i.e., epistemological **approaches**). Using a mix of eclecticism and mosaic theory as a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creates a typology of nine possible** European integration **agent** approaches aiming at answering one critical question: What does a future Europe look like? An attempt is made to **reduce** them to nine **structural** mechanisms for **illustrating** how current European economic achievements might/might not lead to futur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military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sovereignty transfers, and the emergence of a European identity. The primary conclusion is that the purpose of clarifying subjective factors, **in the form of typology**, is to understand how individual choices and interactions may undermine **as well as strengthen** objectiv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even though acknowledging that those objective structural factors are **preferentially** included in the making of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Keywords:

EU integration, eclecticism, mosaic theory, subjective factor,
knowledge

